

幼
幼
集
成
合
卷
二
冊

張
表

冊

增補
幼幼

集成

趙
銘
署

辛亥年冬月上

海會文堂石印

序

余讀大史公書而歎越人之善乎方也邛而貴婦人則治婦人周貴老人則治老人秦人愛小兒亦即治小兒其施屢變然其所奏亦並效何哉蓋古者卜筮醫藥皆有專官世授其業不遷而為良苟能重其傳精其意遂知其理而無所惑則婦人孺子老幼之各得其治吾以為雖不必越人可也後世傳業既失凡其治方術者又不能精而通多由此婦人丈夫之與小兒始各為科分而小兒之中又有所為疹者疳者驚風者瘧瘍者與夫他疾多端之分部莊子所云道為天下裂者非耶然世之為小兒醫者雖習其書用其方往往無所效豈其傳於古者法猶有未備而道或猶有所未至也乎嶺南陳君飛霞自少知醫以治小兒者多所乖誤而弊實中於驚風家言不憚大聲疾呼以闢其謬乃取前代之說存其精要辨其是非訂為一書名之曰幼幼集成其間以撞字易驚字標出誤撞類撞非撞三條既可使天下習驚風之教者廢然自返而又俾從書中所載病因證治循奎守輒以庶幾於動無不當投無不宜君之心勤而語懇如此之益欲舉天下之幼扶持而安全之令一無天札而後快也君學仙好道瓢笠酒然吾聞道家者流以老氏為宗老氏言三寶其一曰慈夫慈之為道大矣固不獨幼幼然幼幼則所為慈君本此意行之而將托是書以為嬰兒孺子之福豈非仁人長者所樂與哉乃因其請而為之序云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

日講起居註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二級西昌袁曰修撰

幼幼集成序

醫之為言意也神存乎心之間心可得解口不可得言然則方劑之著無益乎而非也觀夫虛樞素問肇自軒皇嗣是而醫家者流著書立說不一其人家相祖述代有師承於以稽舊聞諦診視救其偏敗而濟

乎殄死厥功偉焉則不事方書乃神於醫者之深造自得而非可以概天下也故醫者濟人之術而
之作則以得諸心者傳於世以濟人於無窮也獨是專憑臆見既虞私心之滯於偏墨守成規又嫌
而不知變義觀一言之誤貽害非輕而數方書之難也雖然為方書而及幼科則尤難何則吮呷襁
哭無端疾病疴癘不能自白其臟腑未充則藥物不能多受其筋骨尚脆則針砭尤非易施誤用刀圭便
傷生理此煉師陳君飛霞三折肱於斯道有幼幼集成之作也君少慕冲舉學道羅浮龍虎功純
有得於性命之際乃瓢笠雲遊借醫藥以濟世謂世之醫小兒者因前人以傷寒病症稱為驚風說
沿無論外感內傷過發熱者率以驚風為名而妄用其法致相傷者多心甚憫焉乃取在昔幼科諸書
互考訂按之臨症之所心得判其合離析其同異以攝字易驚字概曰攝將急驚慢驚慢脾三則易為誤
攝類攝非攝分門別類詳其審切之訣附以經驗之方自胎孕乳哺及痘疹瘡瘍諸症胥辨析而條貫焉
將授梓徵敘於予余循覽之下嘆其宅心之良厚而殫精之不辭其瘁也君已疾多奇效有他醫治之垂
危君至曰可生服其藥無不活遇宴人瘵之不受謝若急需補濟者或更以參朮相資意所不合雖富貴
招之不可致蓋天真疎放不隨俗俯仰故遊情方外而有急病讓夷之思也是編也本長生之妙道作保
赤之金針其斯為明六度而除四魔以自利利他乎其願為父天地而母神明憫幼穉之顛連而弘煦嫗於
吾胞乎後之業幼科者習於斯而有得將千載榛蕪一朝盡闢以治嬰孩自足以辨析毫芒隨機用巧而
利賴無涯矣余既重君之行高而志厚又信此書之足以傳世而行遠而按諸我夫子懷少之志聖天子
恤幼之仁均有合焉爰洗筆以敘其端

禮部進士文林郎候選縣尹龔泉梁王撰

集成小引

稽自三墳啟秘神聖迭興本草內經昭垂星日蓋聖人繼天立極位育為功念天壤之間陰陽代謝運氣推遷至之先後均無成規應之早遲靡有定律其間六淫勝復釀為灾沴此蒼黎能無因是而天札者此岐伯演十世之傳黃帝啟九章之問而有醫士之學也伏讀黃帝之謂岐伯曰至哉聖人之道天地大化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非齋戒不敢示夫聖如軒皇而於醫事崇尚若此豈非痼瘵一體胞與為懷欲登萬世斯人於仁壽者歟素問而下如伊尹湯液皇甫謐甲乙秦越人問難張仲景金匱王叔和脈經陶弘景肘後此數公者雖曰祖述靈素其實以作為述自茲而往醫事寥寥雖著作者代不乏人求其無偏無波實難多覩惟明末李時珍張景岳俞嘉言遞出蘭明金匱發洩內經掃蕪穢而返清純有功於醫者不小然數人雖產明代而其書始盛行於康熙初年大為世用蓋由

聖天子臨御德孚中外仁協萬方近纂醫宗金鑑通周海宇將見民無疵癘物遂生成故預產明良以勸位育之功非偶然矣惟幼科一門不無遺憾雖嘉言微啟其端而其言未竟予每讀驚風之書未嘗不三歎而流涕也予幼稟虧多病於醫家色脈之要頗嘗究心長陰仙師授金鼎火符性命之秘嗣是遨遊海嶽冀遇同儕竹枝芒鞋行蹤幾半宇內凡紳衿士庶名公鉅卿以及至賤至微者蓋嘗隨緣而方便之其臨證救治之多有非筆楮所能罄第念驚風之說在在訛傳莫獲辭而正之坐使無辜嬰穉枉受貽殃前後相仍迄無底止茲將驚風之說概為刪訂而附以一得之愚自稟于胎元火功燂艾以及雜證麻痺湯火瘡瘍無不周備彙為六卷計數十萬言書成付梓願曰幼幼集成其中診治權衡一遵經旨固或偏枯務期有當於理無害於人而後已非敢妄議前人遂其一隅之見第

念保赤誠求不中不遠此書不無萬一之助勿忍終默而息不辭狂瞽呈政
大方豈曰并海甕天立言啟後亦聊體

古聖仁民愛物之心欲自效其負暄之悃云爾

皆維

大清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孟春月羅浮陳復正飛霞氏書於避陽之種杏草堂

著者廣東惠州府人

凡例

一幼科之書幾於汗牛其驚風之傳誠多謬誤嘉言陳遠公程鳳雛業已闢之指出病瘕惜未申明病瘕與治瘕之法仍無着落不足服人予茲徹底揭破以傷寒病瘕雜病致搐併竭絕脫證分為三則以搐字概之曰誤搐曰類搐曰非搐條分縷晰證治判然名目既正庶治療不惑周虛中曰開此三大法門可濟無窮夭札

一幼科證悉以陽有餘陰不足立說乖誤相承流禍千古後人誤以嬰兒為一團陽火肆用寒涼傷脾敗胃古初稟受敦龐貽害猶淺今非昔比怯弱者眾古方今病每多齟齬是故聊為刪訂非敢輕前人而執己見蓋亦因時制宜之用也

一胎嬰柔嫩之姿乍離母腹如水上漚風前燭防護稍疎立見殤妖而幼科所用毒劣之方令其暗損真元陰傷榮衛即僥倖得生而精神已耗一生虛怯莫可補救况復不生者多茲於劫奪之方毒劣之味概行刪去而易以反正逆從之治無辜赤子或可免含冤於九泉

一顛顛肇於東漢衛沈而成於宋人錢仲陽其能用仲景地黃湯治賦稟不足以七味白朮散治瀉利作渴豈不卓然有見迨門人某隱其名假托其名輒用霸方劫奪致人夭枉遂致貽譏後世茲為用其所長去其所短非敢好為節略實所以戒仲陽之初念

一幼科惟從驚風摹擬而傷寒門類全然遺棄故學者但知有驚風不知有傷寒毫芒千里害豈勝言獨程鳳雛能見及此茲併纂入以備酌用

一痘疹為幼科切要諸家多不經意或另立一門學人以為源流各別不復留心討論今併纂入使知痘實幼科本有不敢不經心體察

一痘科之書如馮氏陳氏聶氏翟氏范氏雖皆不為無見而實繁簡不侔又惟范氏明顯可以濟急惜原版燬於明末康熙二年復梓者則亥豕盈篇魯魚過半詩歌黏韻全亡證論先後重複識者鄙之予甚惜焉因為詳悉刪潤纂入以成全璧

一火功為幼科第一要務濟急無提於此奈從前所傳悉犯關門逐盜之戒不惟無濟而反有害今以異授神火繪圖作歌公諸同志急迫之間可以回春頃刻

一治療自有正方其未盡者復以經驗簡方併治之法附於方後內有起死回生之訣若能留心記覽隨宜酌用其利無窮

一是書不但為知醫者設即不知醫者亦能用之蓋理路通暢用方簡切並無幽渺難明之說家置一冊可以對證調治自利利人不無小補

一是書雖云編輯而幼科家言又未敢盡信以為確其理明義暢有裨實用者取之浮而不切者去之間有未安之處即參以鄙見併素所經驗者成全之故難分某段為何人之言非敢掩人之功為己有也蓋幼科非方脈之比以其病困疾苦莫能告人一切下咽死生立判故不敢不為詳慎是書斟酌去取頗為得宜

一是書文義荒疎由于幼時未嘗學問祇以無辜夭札不忍坐視所以忘其固陋不禁率意言之語雖不倫理或非誣

明府幸毋以是見薄第原其忠愛之心而賜之規正是亦芻蕘之幸也

復正再識

第一卷目錄

序

幼幼集成序

集成小引

凡例

總目

賦稟

護胎

指紋晰義圖附

三關部位歌

浮沉分表裏歌

紅紫辨寒熱歌

淡滯定虛實歌

紋形主病歌

小兒脈法

四脈主病

總括脈要歌

脈證宜忌歌

保產論

難產七因

產要

附血暈氣脫案

小產論

集成三合保胎丸附論

保產方附簡方

熟料五積散

附論

初延救護

調變

臍風證論

用火口訣

集成神火圖

集成神火歌

用火宜忌

附夏氏臍風火圖

回生艾火

臍風諸方

初生護持

勿輕服藥

附馬楚臍論

藥輯之誤餌

看病訣

壽夭辨

面部圖

面部形色賦

附分註

審形色苗竅

簡切辨證

五臟所屬之證

變蒸辨附景岳說

第二卷目錄

胎病論

集成沉瀝平附論

六味地黃湯附論

驚風關安附嘉言論四段集成論三段

錄諸家驚風論辨註附

辨明致妄之由

易去

新立誤播類播非播分門別證

誤播二條附方附周應中先生大陽虛陽急治案二

類播十條論併方附

非播二條

論併方附

附小兒時疫證治癰瘡證治

集成定癰丸附論

幼科預宜傳製應用丸藥故

乳子傷寒證治

小兒傷寒類治

傷風證治

傷暑證治

傷溼證治

霍亂證治

目錄

第三卷目錄

咳嗽證治

百晬嗽論

附案

哮喘證治

諸疳類治

附方

嘔吐證治

泄瀉證治

傷食類治

附方

食積證治

發熱證治

神奇外治法九條

治病至要口訣

痢疾證治

集成至聖丹論

瘧疾證治

消渴證治

諸血證治

第四卷目錄

腫滿證治

脹滿證治

黃疸證治

腹痛證治

癰積證治

蟲痛證治

諸汗證治

疝氣證治

啼哭證治

夜啼證治

二便證治

小便證治

大便證治

頭顱證治

眼目證治

耳病證治

鼻病證治

口病證治

舌病證治

齒病證治

咽喉證治

龜胸證治

鶴膝證治

五軋五鞭

丹毒證治

水痘露丹

破傷風證

痘疹癰疹

諸瘡證治

癰癧證治

梅毒證治

附案

疥癬證治

湯火諸方

第五卷目錄

痘疹天元賦

十三段

痘疹西江月

四九首

痘疹順險逆五善七惡

痘疹總略歌

二十一首

發熱證治歌

二十首

見形證治歌

二十首

起發證治歌

二十六首

第六卷目錄

成實證治歌

廿一首

疹壓證治歌

十六首

落加證治歌

五首

餘毒證治歌

四十六首

婦女痘證治歌

二十二首

麻疹骨髓賦

四段

麻證西江月

二十首

麻證疹治歌

盧陵劉一勳案孟氏 校正

羅浮陳復正飛霞氏 辨訂

遂陽周宗頤虛中氏 參定

賦稟

夫人之生也，秉兩太以成，形藉陰陽而賦，命是故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五形運於內，二曜明於外，乃至精神魂魄，知覺靈明，何者非陰陽之造就，與氣化相感，衰然天地之氣化有古今，斯賦稟由之分厚薄。上古元氣渾龐，太和洋溢，八風正而寒暑調，六氣勻而雨暘若人，情敦茂，物類昌明，當是之時，有情無情悉歸於厚，非物之厚由氣厚也。及開闢既久，人物繁植，發洩過傷，攘竊天元，雖殘太樸，世風漸下，人性澆漓，故水旱有不時之擾，流災有比戶之侵，生物不蕃，民用日促，值此之際，有知無知咸歸於薄，非物之薄由氣薄也。然則今之受氣於父母者，其不能不薄也可知矣。況有膏粱異養，貴賤殊形，醫術稱仁，顧可視為不經之務。夫膏粱者，形樂氣散，心蕩神浮，日厭甘肥，身安華屋，頤養過厚，體質嬌柔，而且珠翠盈前，婉妍列侍，縱態寵之，叶夢難桂，柏以參天，復有癡由貪起，利令志昏者，有雪案螢窗，刻心噴血者，有臬陳貫朽，握算持籌，不覺形殘氣痿者，有志高命蹇，妄念鑽營，以致心倦神疲者，凡此耗本傷元，胚胎之植，安保其深根固蒂也。乃若藜藿之家，形勞志逸，願足心安，守蓋廩瓶倉，對荆釵裙布，乃其神志無傷，反得胎嬰自固，以此較彼得失判然矣。若夫怒傷元氣，勞役形骸，迅雷烈風，嚴寒酷暑，日月薄蝕，病體初安，醉飽傷神，落紅未淨，胎孕之由斯愈薄，實又成於人所不覺者。故今之稟受十有九虛，究其所因，多半率由於是。業斯道者，當知氣化厚薄，人事澆醇，因以察其胎元之受於父母者之盛衰堅脆，庶幾近焉。若但以上古成方而

治今時薄弱膠柱鼓瑟究歸無當泥而不通未可以言達於理也

護胎

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蓋天地生生之道終古為然矣顧願經曰成胎之後一月為胞胎精氣凝也二月為胎形始成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四月陰靈為七魄五月應五形分五臟也六月應六律定六腑也七月精開竅通光明也八月元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禦外侮十月受氣足萬象成也此胎元長養造化自然非人力也第妊母臟氣護胎仍若四時之有序足厥陰肝足少陽膽屬木旺春養胎在一月二月手心主包絡手少陽三焦屬火旺夏養胎在三月四月足太陰脾足陽明胃屬土旺長夏養胎在五月六月手太陰肺手陽明大腸屬金旺秋養胎在七月八月足少陰腎屬水旺冬養胎在九月至十月兌氣已足待時而生惟手少陰心君主之官神明之臟雖不主月而無月不在其胎元長養護持可謂至矣而人事恣縱敗壞能保其衝任有恆乎蓄德錄曰世人無不急於生子要知生子之道精氣交媾鎔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精凝也多慾之人常艱子且易天氣洩而精薄也譬之釀酒然斗米下斗水則醲醲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則淡三倍四倍則酒非酒水非水矣其真元少也令人夜夜淫縱精氣妄洩邪火上升真陽愈憊安能成胎即僥倖生子又安能必其有成所以年少生子者或多羸弱慾勤而精薄也老年生子者反見強盛慾少而精全也且凡嗜於飲者酒亂其性精半非真無非淫熱勤於慾者孕後不節盜洩母陰耗其胎氣所謂恣縱敗壞者殆以是歟然父天母地古人當言之矣父主陽施猶天雨露母主陰受若地資生胎成之後陽精之斂尤伏陰氣護養故胎要在腹與母同呼吸共安危而母之饑飽勞逸喜怒憂驚食飲寒溫起居慎謹莫不相為休戚古人胎教今賢難言且願妊娠之母能節飲食適寒暑戒真悲寡嗜慾則善矣此尤切於胞胎之急務幸毋視為

指紋晰義

幼科指紋總無正論且游移不定莫可稽駁有謂不必用者有用而至於怪誕不經誣民惑世者是皆未明紋中之理所以有用不用之殊議請以一得之愚聊發其要蓋此指紋與寸關尺同一脈也按內經十二經絡始於手太陰即腕脈也其支者從腕後出次指之端而交於手陽明紋者非旁支也從手腕後出食指之端而交通榮衛於手陽明大腸之經即此指紋是也明如景岳猶謂此紋為手陽明浮絡不知手太陰經起於中府而終於大母之少商手陽明經起於食指商陽兩不相值若無此旁支交通榮衛不幾令太陰陽明表裏斷絕乎況此脈可診人所不知其遊數代促與大淵一毫無異但脈體差小由旁支也指紋之法起於宋人錢仲陽以食指分為三關寅曰風關卯曰氣關辰曰命關其訣謂風輕氣命危雖未必其言悉驗而其義可取蓋位則自下而上邪則自淺而深證則自輕而重人皆可信祇恨復出詭異之說謬撰驚風門類致後賢多岐亡羊反成疑案予意仲陽宋之明人以孝見稱豈肯為此誤世大抵後之俗子假托其名而為之者惟有識者知其語言鄙俚證論荒唐便能棄置不用如張景岳夏禹鑄董皆謂可不必用蓋非不用實惡其妄誕不經而無可用耳近世醫家不知真偽不辨是非習而行之乃致惑世誣民禍害嬰幼夫醫事動關生命乃聽無稽之言流傳貽殃是豈其可予雖不敏竊知經脈每見幼科指紋之說不勝髮豎欲為規正恨非其人知而不言此心未慊今幸餘聞請言其要蓋此指紋即太淵脈之旁支也則紋之變易亦即太淵之變易不必另立異說眩人心目但當以浮沈分表裏紅紫辨寒熱淡滯定虛實則用之不盡矣倘舍此不圖妄執偽說以為是臨證不察病源謬指為人驚奮驚誰惑愚昧予恐盲人騎馬終墮重淵莫之能出矣周虛中曰指紋晰義之精自仲陽以來七百餘年無人道及今讀至此如夢初覺如醉初醒足以快人神智真千古特識

也蓋世人乍聞此言未能深信姑就其舛謬之傳撮其大要以正之其畧曰指上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猪犬馬驚黑色因水撲赤色火人驚紫色多成瀉黃即是雷驚又曰青驚白是瘡黃即因脾端青色大小曲人驚併四足云云凡此等之言斷非錢氏所出實齊東野語正人君子所不屑掛於齒頰者然不明指其非人或以予言不實今駁其最無理者以博一笑其曰指上辨青紋認是四足驚虎口脈青色是猪犬馬驚黑色因水撲赤色火人驚紫色多成瀉黃即是雷驚是指紋之青赤黑一皆驚之所致然則小兒之賦稟厚薄胎元寒熱以及內傷外感雜證痲痘數百之證悉當以驚風稱之以驚風治之矣不然除去青黃赤黑之紋又將何者辨其非驚風乎謬誤之傳莫此為最既云黃即因脾端矣是謂指紋黃色脾土受傷不足之證又曰黃即是雷驚似謂聞雷致驚有餘之候假令小兒指紋見黃不知此時應斷為脾困乎即應斷為雷驚乎治之者不知應治脾乎應治其雷乎或將合一為治乎抑亦分晰其方乎且脾因為虛雷驚為實治虛遺實治實礙虛兼治不能分治不可予亦莫知何所適從乎至謂青色大小曲人驚並四足夫人與四足靈蠢天淵清濁冰炭氣化純雜不侔斷無並列之理今既曰人驚並四足矣則是臨證時凡指紋青者謂之人驚可也即謂之四足驚亦可也是人與四足竟可以通稱而四足與人不過幾同類耶即以紋曲之大小別之原其意必謂大曲為人驚小曲四足驚又要知人驚不為小曲畜驚不為大曲乎何所據而確知其人驚之曲必應大畜驚之曲必應小設使大曲之中仍有小曲小曲之旁兼見大曲得無曰此人驚中之畜驚畜驚中之人驚耶無稽之談不堪寓目再究其治療更無是處若謂人驚畜驚總為一驚不必論證不須異治則今分大分小指人指畜者得非謬妄乎若謂人驚畜驚各為一驚未可同論正不知人驚為何病畜驚為何證宜以何物治人驚何物治四足驚既有已上之驚名應立已上之證治何以並無一法而徒設此無稽虛言以誑俗在庸妄固不足責而立言諸公不之規正反

然終次方書遺候後世吾恐有目者未必不為之皆裂也

再曰青驚白是疳青驚即前諸說不必煩贅至於白是疳誠為妄誕夫疳證即方脈之虛勞在幼穉謂之疳積本脾腎兩傷之候久之五臟俱損中氣敗極則面目肌膚俱見是白形如枯骨之象故曰白是疳此以形色言也今以指紋當之謬之甚矣蓋氣血兩傷精神久虧之證其紋必淡凡虛證皆然不特疳證已也然只可言其色淡不可謂之色白蓋指上從無白紋予臨證四十餘載未嘗一遇後人勿謂古人之言一定不易必俟其指紋白色始可稱之為疳若然則疳證之兒無幸矣故知按圖索驥終非解人神而明之始稱匠手指紋辨證詳列於左

指紋切要

小兒自彌月而至於三歲猶未可以診切非無脈可診蓋診之難而虛實不易定也小兒每怯生人初見不無啼叫呼吸先亂神志倉忙而遲數大小已失本來之象矣診之何益不若以指紋之可見者與面色病候相印證此亦醫中望切兩兼之意也

指紋三關圖



辰卯寅

掌心

商手陽明經起此
小商手太陰經終此

小商手太陰經終此

指紋切要

令人抱兒對立於向光之處以左手握兒食指以我右手拇指推兒三關察其形色細心體認亦惟辨其表裏寒熱虛實足之矣世人好異不從實地用功以此為淺近之談不屑留意不知臨證能辨此六者便為至高之手蓋表裏清則知病之在經在府而汗下無誤寒熱明則知用寒遠熱用熱遠寒或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因事制宜用無不當虛實辨則知大虛有盛候大實有羸狀不為假證眩惑凡真虛實實易知假虛假實難辨真假既明則無虛虛實實之患於此切要關頭不知體會但以不經之言欺世誑俗謂何者為人驚何者為畜驚不特欺人而且自欺不特無益治療而且誤人生命是誰之咎哉

三關部位歌

部位未可以定輕重安危由古有三關之說姑存之耳

初起風關證未央氣關紋現急須防乍臨命位誠危急射甲通關病勢彰
此見風關為病邪初入之象初起之時氣關正盛病已沈重治之宜速○倘三關通連射出命關則邪氣滲透元嬰經絡為重之候設速關射甲則邪氣無所容高而不能降為亢龍有悔之象治之者初宜留心慎勿輕視

浮沉分表裏歌

指紋何故乍然浮邪在皮膚未足愁膝理不通名表證急行疎解汗之投
此紋與太滿脈相通只有外皮毛膜理之間故指紋亦顯露於外謂之表證速宜疎解其皮毛開其膜理使邪隨微汗而解一七成功何嫌而不投哉

忽爾關紋漸漸沉已知入裏病方深莫將風藥輕相試須向陽明裏證尋
指紋見沉知邪入裏但有淺深在陽明胃經治宜解肌若外證身熱不已指紋極沉已入陽明胃府速宜攻下肅其陰血愈增其因耳

紅紫辨寒熱歌

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艷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
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艷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身安定見紅黃色紅艷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

明之色紅黃隱隱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
明之色紅黃隱隱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明之色紅黃隱隱多從寒裏得淡紅隱隱本虛寒莫將浮紅化為熱

紅紫辨寒熱歌

浮沉分表裏歌

三關部位歌